散文精选 SANWENJINGXUN

我们家那一褡裢金子，后来不知去向。后父只是说整光了。咋整光的，就没说了。有几年他说自己藏有金子，有几年又说没有了。我们就在他的金子谎话里，过了一年又一年。

后父

■刘亮程

我们家住的地方有一条金沟河，民国时“日产斗金”。现在却很少有人来淘金了，上游河岸千疮百孔，到处是淘金人留下的无底“金洞”。我们住在下游，用淘洗过金子的河水浇地，也能在河边的淤沙中看见闪闪发亮的金屑。这一带的老户人家，对金子从不稀罕，谁家没有过成疙瘩的黄金，我们家就有过一褡裢金子。听我后父讲，他父亲那时也去上游的山里淘金。麦收之后，地里没啥活了，赶上马车，一人拿一把小鬃毛刷子，在河床的石头缝里扫金颗粒，几十天就弄半袋子。

我们家那一褡裢金子，后来不知去向。后父只是说整光了。咋整光的，就没说了。有几年他说自己藏有金子，有几年又说没有了。我们就在他的金子谎话里，过了一年又一年。到现在，家里再没有人会相信他藏有金子了。

但我们家确实有过一褡裢金子。我后父也确实是一个有过金子的人，他说起金子来，一脸的自足和不在乎。

我们家邻居也有过一褡裢金子。那家的王老爷子，却从来不提金子的事。后父说，他们家的金子，在解放前“三区革命”逃战乱时，过玛纳斯河，家里的马不够用，把一褡裢金子交给本村的一个骑马人，过河后就失散了。

多少年后，王老爷子竟然找到了那个人，他就住在河对面的玛纳斯县，那个人也承认帮别人驮过一褡裢金子，但过河后为了逃命，就把金子扔了。

“命要紧，哪能顾上金子。”那个人说。

王老爷子开始不信，后来偷偷打探了几年，这家人穷得钩子上揽毡，根本不像有金子的人家，后来就不追要了，而王老爷子也再不提金子的事了。

那我们家的金子呢？后父闭口不说。早先我们住在他的旧房子，他有时给我母亲说金子的事。我们隐约觉得他藏有金子。他是这里的老户，家底子厚。啥叫家底子，就是墙根子底下埋有金子。听说村里的老户人家都藏有金子，但却从来不说自己有。成疙瘩的金子埋在破房子底下，自己过穷日子，装得跟没钱人似的。我母亲也半信半疑地觉得我后父有金子，他不拿出来可能是留了一手。

我们家搬出太平渠村那天，有用的东西都装上拖拉机，包括那几只羊。母亲想，这下后父该把金子挖出来了吧。我们要搬到元兴宫去，这个旧院子也便宜卖给了村里的光棍冯四，他不会把金子留给别人吧。可是，后父只是磨磨蹭蹭在他的旧院子转了几圈，捡了几根烂木棒扔到车上。然后，自己也上到车上。

这地方的有钱人，有过很多金子的人家，突然全变成了穷人，留下的全是有关金子的故事，不知道金子去了哪里。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经常有人到我们这地方来挖金子。有一年大地主张寿山的孙子带一帮人，在他们家的老庄子上挖了3个月，留下一个大坑。另一年中地主方家的后人又在自家的老房子下挖了一个大坑。最大的一个坑是小地主唐人田家羊倌的后人挖的。羊倌曾看见唐家的人把一个坛子埋在羊圈下面。坛子由两个人抬，里面肯定是贵重东西。羊倌夜里睡在羊圈棚顶，看得清清楚楚。敌人打来时，唐家人仓皇逃跑，没顾上把东西挖出来。后来也再没有唐家人音信，可能没逃掉，全被杀死了。

那个坑是三台推土机挖的，挖了两年。头一年挖到冬天停工了，第二年开春又挖了一个月。金子真是贵重，一点点东西，就要人挖这么大的坑。听人说，金子在地下会走动。但人又不知道金子会朝哪个方向走动，一年走几步。几十年来，可能早已离开老地方，走得很远；也可能会朝下走，越走越深；或朝上走，走到地面，早被人拾走。所以，人在埋金子的羊圈棚下挖不到金子，便会把坑往大往深挖。这个坑一旦开挖了，便不会轻易罢休。因为挖坑要花钱雇人雇车，还要向当地的土地爷交土管费。假如花一万块钱还没找到金子，他就会再投五千块。这跟赌博押宝一样，总不甘心，金子会在下一锨土里，下一铲就会推出那个装金子的坛子。结果坑越挖越大，直挖到河边，挖到别人家墙根。往往是坑挖得越大，越证明没挖到东西。

在我们村边，那个挖得最深最大的坑，已经被当成水库，我们叫它金坑水库。另几个小一点的坑被村民放水养鱼，有叫金鱼塘的，也有叫金塘子的。这些土坑纷纷被村民承包，合同一定60年。那些人都鬼得很，借养鱼的钱把坑又往大往深挖，说是整理鱼塘，其实想侥幸找到金子。找不到也不要紧，养着鱼，占着坑，反正有一坛金子在里面呢。这里的老户人，都相信金子没有走远，好多走远的人又回来，守着早已破败的老房底子。从没听说谁挖到或拾到过金子，但埋金子的地方会被人牢牢记住。多少年后谁做梦听到黄金的动静，这地方又会无端地被挖一个大坑。

我后父的旧院子，以后会不会被我们挖成一个大坑呢？

我有时候想，后父可能真的藏有金子呢。他经常回太平渠村去看他的老房子，早年家里有马车时赶着马车去，后来我们家搬到县城，马车卖了，他就坐班车去。说是去要账。那院老房子作价450块钱卖给冯四，只给了200块，剩下的钱一直要不回来。冯四没钱，一年四季都没钱。他是五保户，不种地，村里救济一点口粮。冯四不可能把口粮卖掉还我们家的钱。后父知道这些，但依旧每年去要。去了就跟冯四一起住在老房子里。我们就想，他可能打着要钱的幌子，去看他埋的金子。这么多年，他反反复复地去太平渠，可能已经把金子挖出来了，但挖出来会藏在哪儿呢？可能已经埋到我们现在的房子底下。

也许他没挖出来，那些金子依旧在太平渠的老房子底下。也许后父把它埋进去时就没想过要挖出来，他是留给自己的。留到最后，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传给我们。也许他隐约说那一褡裢金子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给了我们。后父现在有80岁了，因为年龄大，这几年去太平渠少了，金子的事也说得少了。但经常说起村里的老房子，说冯四的钱还没给，说要把老房子收回来。后父这样看重他的老房子，总让我们觉得那个老房子底下真的埋了金子。

将来有一天，我们会不会真的相信了那一褡裢金子的事，兄弟几个，雇一台推土机，轰轰隆隆地开进我们的老院子？

文学时空 WENXUESHIKONG

彩虹

■杜卫东

他，有五张儿了吧？可能实际年龄并没那么大。常年的风吹日晒，已经使他的皮肤粗糙得像一张褐色的粗粒儿砂纸。不知为什么，第一次见到他，我就想起了电视剧《家有儿女》中出演爸爸的演员高亚麟。我是“高粉”，我喜欢高亚麟质朴而又幽默的表演。他的身高、他肉嘟嘟的嘴唇以及他憨厚的微笑，使他和高亚麟颇有几分形似。当然，他远没那么玉树临风、光鲜整洁，他身上“朝阳绿化”的荧光橙色马甲，使他和高亚麟注定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第一次见面只是随便瞟了一眼。他正和一群五十岁开外、扛着铁锹镐头的大叔大婶出工。开春了，作为街心公园绿化队的农民工，他们要给草地松土，给树木剪枝。我之所以注意到他，是因为他有些鹤立鸡群，并像旗手一样双手举着铁锹，样子有些搞怪，同时，还四六不着调儿地哼着《乡村爱情》的片尾曲《月牙儿》。他唱得最靠谱的两句是：“人都管月牙儿叫月老儿，月老儿专把专把那个红线扎。”唱“扎”字的拖腔时，他两眼微闭，摇头晃脑，很是陶醉的模样。后来在街心公园散步，我们常常会相遇，他不是正给松树培土，就是在为柳树剪枝，要不就是一根筷子插上几个馒头，就着稀汤寡水的白菜粉条呼噜呼噜吃饭。

他们住的地方是街心公园里的两间石头房子，男女各居一屋。出于好奇，我路过时曾探头往里张望。每间房子大约有二十平方米，左边一溜大通铺，铺盖卷儿一个挨一个，右边有一张长条木桌，上面放着几个软木塞的老式暖瓶和十多只大茶缸、铝饭盒。除了大通铺和长条木桌，屋里已经没有落脚的地方了。怪不得吃饭时他们或蹲或坐，像散落在门口的一片蘑菇；怪不得只要不是刮风下雨，他们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就会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支起一台16开杂志大小的平板电脑，每人一个小板凳，围在一起看《乡村爱情》——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放松的时刻。谢广坤、刘能的吵嘴声伴着民工们的笑声，会像一圈一圈快乐的涟漪，在朦胧的夜色中向外荡漾。

那天发生了一个意外。我散步时，见他蹬着一辆装满工具的小三轮儿迎面驶来，标志性的憨笑不见了，代之以一缕惶恐、一脸无奈。我有些愕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一贯悠然、恬淡，干什么事都不紧不慢的，就是爬到树上修剪枝杈，他也会憨厚地笑着，嘴里有滋有味地哼着那首《月牙儿》。这是怎么了，像一匹被惊到的老马，一反常态。没容我多想，小三轮儿与我擦身而过，后面跟来一串京腔京味儿的叫骂，骂得很粗俗，很暴力，一个留着花白板寸的老哥站在路旁，正冲着他的背影吐唾沫星子。

事情的起因我不知道，我停下脚步，准备这哥们儿一旦追过来就去劝解拉架。潜意识中，我有点怕他吃亏——从他憨厚的笑容和肉嘟嘟的嘴唇上，我感觉他是一个安分守己、心地善良的人。他在这个城市的边缘游走，他知道这个城市注定不能接纳他，所以他活得应该是小心翼翼的。好在那位老哥骂了一会儿，见无人应战，于是用手掸掸裤子，悻悻地走了。

第二天是5月23日，北京人以及那一天在北京的人也许都记得那一天。那天傍晚，北京的上空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彩虹。当时，我正在街心公园散步，一场阵雨刚停，公园里几乎看不见一个游人。遗憾的是，树荫挡住了我的视野，我没能捕捉到彩虹出现的那一刻。我只是觉得眼前突然一亮，透过树叶洒在地上的阳光，也被涂上了耀眼的金黄色。走出树荫时，他出现了。那一刻，他绝对不像一个接近五张儿的人，欢乐得有如一个大男孩儿，拍着手，跳着脚，眺望着蓝天，嘴里一迭声地惊叫：“彩虹！彩虹！太美了！”我一抬眼，也被震撼了：谁将一条七彩练，随风一抖挂九天？那彩虹实在是太绚丽了，任你用什么词去形容都淡如白水。或许，只有他脱口而出的“太美了”三个字才是最为贴切的表达。见到我，他像认识了一百年，紧跑几步，急切地问：“师傅，你带手机了吗？快，快，快，快把这条彩虹拍下来呀！”得知我没带手机，他异常失望，望着壮观的彩虹，咂着嘴连声说：“可惜，可惜，太可惜了，多可惜呀！”

我没有想到，这个在城里讨生活的农民工，这个平常爱哼两句通俗歌曲的兄弟，这个穿一身褪色工装、腰间时不时扎着一根麻绳的壮汉，见到彩虹会如此欣喜若狂、手舞足蹈，会主动向一个陌生的城里人敞开心扉。

过了些日子，我在一次散步时又和他邂逅。他正和一群妇女修剪路旁的矮树丛，见到我，他立即把大剪子递给身旁的一位大嫂。彩虹出现的那天之后，他对我的称谓从师傅变成了大哥，我们相遇时会彼此笑一笑，招招手，说上两句简单的客气话，随后，擦肩而过。这一次，我依然冲他笑了笑，并没有准备停下脚步，一分钟走一百一十步，每天早晚各走半个小时，是我雷打不动的健身计划。没想到他站到路中间拦住了我，问：“大哥，你带手机了吗？”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一部看不出牌子的山寨手机，憨厚地笑了笑：“你要是带了，我把那天的彩虹照片发给你，我老乡照的，可美了！”我告诉他，我没有带手机，不过那天彩虹的照片我已经收藏了。他不知道，当天晚上，彩虹的照片在朋友圈里刷屏了，确实美到令人震撼。后来，没事的时候我就会将那些照片打开欣赏，也总会想起他当时的模样，心中每每会涌起一阵莫名的感动。

他把手机揣回兜里，说那就好，不收藏了真是可惜。他又说，现在京津冀实行一体化战略，他的河北老家也掀起了投资热，就业的机会多得很，他明天就“打道回府”了，守着老婆孩子，挣得也比北京多，多美的事儿啊！一旁的大嫂逗他：“大个子是想老婆啦！”说着学他的腔调唱起那两句经典的歌词。他听了也不恼，憨厚地笑着，那笑容像一朵花，绽开在他饱经风霜的脸上，漾出一片盎然的春意。我被他的笑容感染了，也由衷地笑起来，我在想：人世间最动人的彩虹，不一定只挂在天上。

诗汇 SHIHUI

白孔雀（外三首）

■汪抒

白孔雀只应在黑夜中出现
我本以为
它应像一道闪电
甚或彗星
黑夜中，也许我错过了
白孔雀闪现的
那惊心的一刻
但却有光的碎片，散落在我的心上
如此透凉
像是白孔雀踩过的痕迹

无望的路途

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
走到河边
你信不信？
一个人怎么能就那么轻易地
走到河边
即使最大的努力
也不可能看到
那条船
最多他只能听到水声
或船的影子，从他遥远的脸上
渺茫地划过

雪豹

我突然看见了豹头，如此清晰
不仅眼神
每一根豹须可数
它的身子
在岩石的后面
并非雪的力量有限，反正某种不明的原因
雪抓住了全局
却忽略了一些细节
连绵的山脊无法将雪摆脱
但许多岩石
却裸露在积雪之外
仅仅那么一瞬，我从梦中突然坐起
豹头已经模糊
我却满脸冰凉

我的房子

在一个阴沉的薄薄的秋天
我突然看到我的房子
它那么清晰（但并不夺目）
我几乎睁不开眼睛
漫长的岁月，我都居住在其中
虽然也曾离开过它
走了很远
（但还是回来了）
我也曾伸出过手
但从来没有摸到过它
直到那一刻，一场疾病之后
疼痛还在盘旋着
像消失多年的朋友又重新出现
世界如此崭新
我终于看到了我的房子

陈学涵 作

地域文化 DIYUWENHUA

巴塘冒面

■罗凌

巴塘人喜好面食，和本地一年两熟，盛产小麦有关，由于巴塘日照充足，气候温润，磨出来的面粉筋道柔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年，这里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经常有晋陕的客商们路过，有的人经不住长年奔波的劳苦，见巴塘极其适宜居家，干脆就找个媳妇安家落户了，面食是陕西人最擅长的，而“世界面食之根”又在山西，他们也就繁荣了巴塘的面食，什么猴子耳朵、八叉、金银卷等等，都可以溯源至晋陕两地。

在林林总总的巴塘面食里，特色主食长面最具代表性。色泽微黄，细若银丝的巴塘长面，最长可以超过一米，外地食客美其名曰“金丝面”，巴塘人则俗称“冒面”。其做法考究，工序繁复，巴塘人的闲适心境在这个过程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冒面极其讲究汤的质量，而汤的好坏取决于“臊子”，即浇头，上好的浇头须得用牦牛肋骨上的肉制作才最鲜美。耐心的主妇们将剁好的牛肉、姜葱切细剁碎，“剁”是这个环节的基本功，料不能太碎，否则会黏在汤里，影响口感和色泽。准备工作做好后，开始煮面，面煮至断生即可捞出，放进倒有冷水的盆子里搅散开。炒“臊子”通常不用植物油或牛油、猪油，因为会有一层油晕，让人起腻，所以肥猪肉就当仁不让地充当了“引子”的角色。锅烧热后，把剁碎的肥猪肉放入滑炒，待出油后，推进宰好的牛肉炒至断生，再撒下姜葱末，放盐和胡椒面继续翻炒，再用开水或高汤文火慢熬。这道程序，看火候是重要环节，猪肉不能焦，牛肉不能老，姜葱不能失去辛辣味，说来简单，实际上要有些厨房功夫才能真正做好。汤熬出清香味后，就要放些素菜了，可以是切成小块的番茄，也可以是嫩嫩的小白菜，总之要突出一个鲜字，如果放点碎松茸，提味效果会达到最佳。万事俱备，在冷水里漂过的长面开始闪亮登场。麻利的主妇们用洗净的手或筷子取一小撮面，面随手指微微一抖，便理顺控干了，左右层叠放进小碗，将滚热的汤舀进去又倒出来，上上下下，反复冒热，“冒面”一名就得之于最后这道程序。冒好的面再度倒入碗里后，撒些小葱舀上汤，一碗色香味俱全的巴塘长面就制成了：红得娇艳，绿得青翠，汤汁纯白，肉入口化渣，面筋道顺滑，既有藏地特色，又深得山西面的精髓。吃冒面，还要佐以巴塘人自制的“醋海椒”，伴以红油、香醋才够味儿。

做冒面的案前，家什甚多，外地的朋友揶揄：“你们吃个面都这么排场啊。”看看吧，一排小碗叫“交碗”，用于冒面，最后用来吃面的是只能容下二两饭的青花瓷碗；灶前，汤勺漏勺相继舞动，不亦乐乎。冒面是巴塘人婚丧嫁娶、接待客人必吃的主食，场面大的时候，掌勺的主妇得有几个下手，下手们川流不息地端着“交碗”，手在水平线上微微颤动，眼睛机灵地瞅着客人的碗，眼见得只剩下最后一点时，再迅速地、稳稳地落入客人的青花瓷碗中，面要在臊子下方，臊子要在碗的正中，如果汤不幸撒了出来，将是很不礼貌的行为。这也是一件难事，小时候，我因为倒不好面，总是要受到父母的责怪。妈妈说：“这是在教你规矩，巴塘人不懂冒面的程序细节，别人会笑话你的。”如果说茶有茶道，那巴塘冒面是有“面道”的，客人的碗不能空，否则就是怠慢了人家；汤和面不能超过瓷碗的青花，不然有讥笑食客饕餮贪婪之意。“不吃三碗不过金沙江”，但有些食量大的人，又岂是三碗冒面就能充饥的，一位朋友在我家连吃七碗，他很不好意思，作为主人的我却很高兴。他说，不要这么麻烦了，给我满实满载地盛一大碗吧。我大笑，这哪成呢，祖先们留下来的规矩不能破啊。

生活絮语 SHENGHUOXUYU

夏日茶事

■刘长青

四川人离不开茶，更离不开茶馆。在巴山蜀水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茶馆。茶馆虽然都是以卖茶为营生，但由于所选位置和装修档次的不同，就成了茶摊、茶馆和茶楼，沿江河畔摆设的茶摊更是人情世故之地。

每个城市基本上都会有一条江河绕城或穿城而过，川人便利用江河两岸的人行道摆设茶摊，少则几十桌，多则数百桌。那些沿江河摆成的茶桌，蜿蜒曲折似一条飞舞的长龙，前望不到头，后见不着尾，久而久之便成为了巴山蜀水一大壮丽而奇特的人文景观。

夏日，走进了资阳城附近一小镇开了多年的老茶馆，举目一望，二十多张茶桌满坐的几乎是清一色的老年人，我这个生人的突然造访，刚才还热闹非凡的茶馆一下子安静了，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

老板走上前来：“来碗什么茶？”“这些老茶客最喜欢喝什么茶？”“他们呀，三花（三级花茶的简称）。”“我也来一碗三花。”“三花一碗啰！”老板一声高喊，毛巾往肩上一搭转身泡茶去了。

很快一碗“三花”送到我的桌上，我揭开茶碗盖时，满屋的茶客还时不时地偷瞄我，刚才还大声谈论的茶客，压低了声音，听上去好像说着悄悄话，我示意老板让他过来，问其究竟。老板说：“不大的小镇，来到这间茶馆喝茶的都是熟人，来个生人，茶客们有种防备心理，自然也就产生了距离。”“我应该怎样做才能让他们把我当朋友？”“你可以为他们付茶钱，这是茶客最好的见面礼。当然，茶客看重的不是区区两元一碗的茶钱，而是你看得起他们。”

我答应老板为今天在场的茶客买单。

老板通报我的意思后，刚才近乎鸦雀无声的茶馆重新热闹起来，另有几位老茶客还端着自己的茶碗来到我坐的桌上，与我打起了招呼。

临近中午，茶客们纷纷离开了茶馆，他们一一来向我道谢后回家了。当我向老板结账要求买单时，老板告诉我：你一个外乡人来到我们这个小镇，哪有让你付茶钱的道理，茶客们不但不能让你付茶钱，就连你的茶钱早就有人替你付了。喝茶的人不在乎钱，他们在乎的是尊重，在乎的是人品，犹如那碗普通的三级花茶，看起来清汤，可喝到嘴里却甘味十足，久留醇香。”

茶老板的故事还在继续。

成百上千的茶客来到江河边，搬过来一把竹椅，全身心放松地往竹椅上一坐，再叫来一碗盖碗茶，端起茶碗凑近鼻子，微闭着双眼深深地吸着淡淡的茶香，缓缓地深呼吸，一次又一次，生怕茶香溢出盖碗似的，将全部的茶香吸饱之后，再慢慢地细细品尝。

四川的茶馆，尤其是大众消费的茶馆，除外地人偶尔光顾外，大部分的茶客都是本地多年的老顾客。他们喝茶的钱都是相互给，只有第一位是自己给，有的茶馆为了拉生意，往往第一个来喝茶的人免费，第二个来时，第一个会给他付茶钱，第三个来时第二个为其付，以此类推。如果一个长年喝茶的人走进茶馆，无人代付茶费，表示此人在为人谋事上定有瑕疵，因此，“盖碗茶”中的“三件套”将碗喻为“为人”就是这个道理。